

送
车



革命故事
GEMINGGUSHI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送 车

(革命故事)

天津市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送 车

天津市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编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3/8 字数47,000

一九七三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 10072·416

定 价：0.22 元

目 录

- 银光闪闪……………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王海昌(1)
- 送 车……………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赵奎元(18)
- 祖国处处有亲人……………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王文英(29)
- 小林参军……………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王小文(37)
- 打谷场上的风波……………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李庆良(49)
- 两块“罗马牌”手表……………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赵奎元(67)
- 后 记……………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(102)

银光闪闪

河西区革命故事创作组 王海昌

俗话说：“冷在三九，热在中伏。”加上最近一段时间没下雨，今年的伏天就更显得闷热。

下午六点半刚过，小丁骑着一辆自行车，飞快地拐进一条胡同，在一家大门前停下了车，他一边擦着汗，一边向院里喊：

“高师傅！高师傅！”

“谁呀？”高大娘推开大门往外一欠身。

“噢！是小丁啊。快把车推到院里来。”

“不了！高师傅哪？”

“他还没回来呢。”

“啊？没回来呀！”

“你还不知道哪，你师傅从来也没这么早回来过。谁家上班下班没个钟点？可就他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是一睁眼就走，到掌灯还不回来，经常是三天两头不着家。听说你们最近挖出了什么宝，这两天回来的就更晚啦！”

“是呀，大娘，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。”

“到底是挖出个什么宝贝，那么上心哪？”

小丁听了一笑。“大娘您不是到我们做镜子的车间去过吗。做镜子用的化学原料是硝酸银，在镀银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沾在玻璃上了，可是也有的顺着蒸馏水流到下水沟里。在过去呀！这些‘废水’都白白的流掉啦！我师傅，他把这件事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他一面研究改革工艺，大搞节约用料，另一方面他又组织大家从‘废水’里炼银。您说的那个挖宝呀，就是从‘废水’里提炼银子。”

“唉，那里边能有多少东西？”

“是呀，要说流掉的东西是不多，可日久天长堆积起来就不少呀！这次我们从‘废水’里就提炼出白银一千多两啊！”

“唉呀，这可真挖出个大宝贝疙瘩，难怪你师傅这两天乐的嘴都合不上呢。”

“大娘，您说全厂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能不高兴吗？我们原定今天下班在化验室开个碰头会，研究明天报捷的事。可刚下班到车间就找不着高师傅了。看来他可能还在厂里，我得赶紧回去找他。”

说罢，小丁转身就走。没走几步他又停住脚回头说：“大娘，高师傅回来您先让他吃饭，休息一会再进厂。反正我们今天几个人都住厂了，高师傅早去晚去没关系。”

“行啊！行啊！”

小丁出了胡同，骗上了车，飞快地回到永明制镜厂。

高师傅叫高宝海，今年五十八岁，个子不算高，身体却很强壮。两道粗黑的眉毛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前额有几条皱纹，青须须的胡茬子、紫微微的脸膛总是带着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态。今天下班他没回家，又来到了从前流“废水”的那条沟旁。他猫腰掀起几块盖在沟上面的条石，仔细地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。里面的“废水”都掏尽了，只剩下尺把厚的淤泥。高师傅找了把铁锨，铲了一锨泥在太阳光下反复的照来照去。他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啊，还有不少的呢！”高师傅放下了铁锨，转身向化验室走去。

这时候化验室里几个小青年可欢腾呢。小丁他们正为明天报捷的事做准备工作。一张鲜艳的大红纸上面端端正正的写着“报捷”两个醒目的

大字，桌子上放着一个黑漆的托盘，里边铺着一块红绸子，上边放着一块闪闪发光的白银。技术员老魏，手里拿着报捷书的底稿逐字逐句的推敲，进行认真的修改。小丁、小刘和小赵几个人正收拾锣鼓，边说边笑的议论着。高师傅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见小丁说：“咱们的高师傅就是高，事事都想到点子上，就说这次‘废水’炼银吧，这法子都想到家了，以后咱们厂再也没有废料啦！”高师傅一听就是一楞，不由停住了脚，转身又回到了沟边。

高师傅反复琢磨着小丁的那句话。“都想到家了！”这不就是潜力挖尽了吗？小丁这孩子，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？他参加工作已经有三年了，一直表现很好，不论在政治学习上，还是在钻研技术上都提高得很快。特别是在这次“废水”炼银中，他总是样样工作抢重担。他有一颗火热的心，有一股子革命热情，但是干革命更要靠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引，才能方向明，路子正。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有责任帮助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。

高师傅正想得入神，小丁他们几个小青年还有技术员老魏一起走过来，小丁一见高师傅就

说：“唉呀！高师傅，我一猜，您就上这来了，我们找了您老半天了，咱们快研究一下明儿报捷的事吧！”

高师傅看了看小丁：“这个捷咱不报了。”

“什么！不报了！为什么？！”

高师傅看着小丁那疑惑不解的神气，笑了起来：“嗨！为什么！咱们还有宝没挖出来呀！”

“什么宝？在哪？”

高师傅拉小丁到沟边，用手指了指：“你看，就在这。”小丁低头看了一眼，沟里除了尺把厚的淤泥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高师傅，这沟里的水都掏尽了，没什么了！”

“没什么了？那你看这底下是什么？”

“淤泥。”

“是呀，这淤泥就没有用了！”

“喔，这个我想过了。明天我给郊区农业社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派两挂大车拉去肥地。放心吧，高师傅，这泥糟塌不了。”

高师傅看着小丁那副天真的样子，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要象你想得那么简单，那还挖什么宝呀！”

“高师傅，这些废淤泥，您说不肥田干什么用？”

“你想想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废气、废水，都是严重的社会公害。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，有了党的领导，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，不但能消灭公害，还变废为宝。就拿我们从‘废水’里炼银来说吧，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所以说‘废’与‘不废’是比较而言的，你说‘废水’里为什么能炼出银来？”

“这很简单，因为‘废水’里有没分解的硝酸银。”

“对呀！银比水重。‘废水’里能提银，那这泥里呢？”

“呃！您是说从淤泥里提银？”小丁一拍大腿，“太好了！又是变废为宝呀！您说吧，咱怎么干呢？”

几个小青年也都高兴得跳起来，可就是老魏站在一边，低着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高师傅走了过来。

“老魏呀，拿咱们厂来说，在物理化学方面，你算个专家了，你也出出点子？”

老魏想了想说：“高师傅，您这种一心为公

的革命精神，我是从心眼里佩服。不过这淤泥和‘废水’不同啊。‘废水’提银，把水蒸气和杂质分解就可以了。要是从淤泥里提银困难可不小啊。第一，这淤泥的含银量很少；第二，在提银的数据方面咱们资料不全，经验不足。有好多问题靠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的。再说炼银需要一千多度才能分解，这么热的天在一千多度的炉前作业，可不是件容易事呀。现在咱们厂工作很忙，这淤泥在沟里也跑不了，我看以后有机会再说吧？”

“老魏，我们国家越富强，我们越要坚持艰苦奋斗，勤俭建国的方针，不论现在还是将来，增产和节约永远是相辅相成的，决不能偏废。只要我们想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任，问题越多越有干头，困难越大越有闯头！老魏你说哪？”

老魏听完高师傅这些话，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“高师傅您说的对呀，就按您的计划办吧。”

高师傅高兴地笑了，“这就对了，老魏！今天晚上支部开会，我去找书记汇报一下，听听领导的意见。老魏，这淤泥先搞一点化验，你看困难大吗？”

“高师傅，搞化验的事没问题，您放心吧！”

看着高师傅走远了，老魏从衣兜里掏出条手

绢往地上一铺，铲了一锹泥包好就走了。小丁看了看小刘和小赵说：“高师傅去支部汇报，魏技术员去搞化验，咱们几个干嘛在这傻楞着！”

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看这事领导准同意，咱们就先干着，你们说怎么样？”

“行啊！”

说罢，几个小青年就把盖在水沟上的石板，一块块地掀开，又找来几把锹，干了起来。

小丁第一个跳到沟里，唰的就是一锹。他胳膊一用劲，往上一翘，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味，呛得他半天没喘上气来。小丁手一松，铲在锹上的泥又掉到沟里。他马上意识到，这样不大对头。见到淤泥就手软怎么能干好革命，要是在前线冲锋又怎么能冲上去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往手心吐了两口唾沫，嘴里喊着：“同志们干嘛！”这时只见小丁的锹翻上翻下，那劲可足啦！小刘和小赵在小丁的带动下，越干越猛。这时候高师傅从支部回来。他一看：“咦！人呢？”

“在这儿呢！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在沟里那。”

“小丁，怎么没等我回来就干上啦？”

“嗨，您不是常说干革命要只争朝夕吗？高师傅，领导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
“完全同意，叫我们这个小组继续从淤泥里炼银。”

“好啊，我一猜就准得批准！”

“小伙子们加油干吧！”高师傅也找了把铁锹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战斗。

大家越干越猛。高师傅几次劝他们休息，可谁也不肯。大家一直干到转天中午，把所有的沟泥都挖出来了才休息。高师傅站在沟边上看着几个小青年不禁哈哈大笑的大笑起来。小丁一下子楞住了。“高师傅您笑什么？”“笑什么，看看你们那个脸！”几个小青年相互看着，满脸污泥汗水横一道竖一道的真象打了个小花脸，大家都哈哈地笑了。几个小青年上来以后，就把挖出来的淤泥堆在一起。别看那条流“废水”的沟不太长，可挖出来的泥真似个小山头啊！

几个人简单地洗了洗便去吃饭。小丁匆匆地吃完饭，回到了沟边。他一眼看见高师傅正捧着一捧沟泥，在阳光下照来照去。小丁走上前问：

“高师傅您看什么啊？”

“小丁你看，这泥里闪闪发光的都是银子啊！”

小丁接过了淤泥，学着师傅的样子在阳光下晃了晃，星星点点，闪闪发光。他想了想说：

“高师傅，现在工业上有吸铁石，要是有一块象磨盘大小的吸银石该多好！在这堆淤泥上来回一拉，银子便都吸出来了。那多痛快！”

“小丁，我们的一颗红心比磨盘大小的吸银石还大，能把全部的宝贝都吸出来。”

正说着，就听传达室的周大爷喊：“高师傅，魏技术员回来了。”小丁一听老魏回来了，把手里的淤泥往地上一扔，转身去迎接老魏。高师傅见小丁把泥扔在一边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猫下腰就把扔掉的泥捧起来，放回大堆里。小丁一回头正看个满眼，他的脸蓦地红到脖子后头。这一扔一拾，反映了思想上的差距有多大呀！高师傅向前走了几步，在小丁的肩上拍了拍：“走，接老魏去。”

老魏老远就打招呼：“高师傅，你们好！”

“怎么样，老魏？”

“高师傅，一切顺利。您看。”说着递过一颗豆粒般大小的银珠。“这是在二技校同志们帮

助下从淤泥里提炼出来的。”

高师傅接过银珠托在手里。虽说豆粒大小的银珠，可是觉得沉甸甸的压手。

“数据问题解决了吗？”

“解决了。鼓风机也来了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东西呢？”

“就在门口。”

几个小青年朝门口一拥而去，把鼓风机搬了回来。跟着一齐动手找砖、和泥，砌起烘炉来。老魏看着那堆挖出来的泥问：“高师傅，支部同意了？”

“都同意了。喔，老魏，你把化验结果汇报一下，再听听领导的意见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去。”

老魏走后，高师傅忙着跟几个小青年一块垒灶，一直干到下午六点多钟，炼银前的准备工作才基本结束。这时老魏回来了，向高师傅说，支部对炼银的工作，很满意，要求大家今天一定回去很好地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高师傅心想：今天一点火就不能停，干脆让大家回家好好休息，明日再战。于是大伙各自回家了。

高大娘正为街办工厂打砖坯子，一见高师傅

回来，劈头就问：

“怎么又是一夜没回家，小丁还到家找你呢。你又上那去了？”

“我都知道的。”说着走进了屋。

高大娘知道老头子的脾气，他要是不愿说的事，怎么也不开口。于是她也不再多问，便马上安排高师傅吃晚饭。等高大娘把屋里屋外收拾利索以后，天已经很晚了。

高师傅躺在床上反来复去地思索着明天炼银的事。因为天热，高大娘也没有睡，拿了个小板凳到院里乘凉。她拿着个大扇子，拍达拍达地扇着。忽然一阵凉风吹来，她抬头一看，乌云遮住了月亮。这功夫高师傅在屋里看见一道亮闪划过窗口，心想：不好，要下雨。淤泥被暴雨一冲，可就糟了！

“我说，他娘啊，是不是要下雨？”

“我看下不了。”

“咳，这天要下起来还准是大雨呢。”说着下床穿衣，抄起了雨衣就要走。

高大娘进屋一看，以为他是要用雨衣去盖砖坯子呢，就说：“那么大的一片，拿个雨衣顶嘛事，那不还有个塑料单子吗？”高师傅一听，对

呀！回手又把塑料单子往腋窝一夹，就往外跑。高大娘也拿了一块油布紧跟出来，一看老头子开了大门出去了。她便紧追上几步，忙喊：“喂！老头子，这砖坯子都在院里呢！你上那跑呀！”

“我到厂里去看看！”说完头也不回一直跑出胡同。大娘看着高师傅的背影，心里全明白了。

高师傅的家虽然离厂不算太远，但也隔着几趟街。一路上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。高师傅的脚步也就更快了。他一来到厂门口，就咚咚地敲门，值班的周大爷忙问：

“谁呀？”

“是我？”

周大爷一边开门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老高呀，我就知道你准得来。你看，这院子里的东西我早就盖好了。”

高师傅气喘吁吁的说：“那泥！我的泥！”说着风风火火的往里跑。周大爷这才明白那泥还没盖哪！便紧追上来。

因为风太大，盖在炉上、鼓风机上的薄铁板都刮跑了，盖在泥上的油毡也早飞了。高师傅和周大爷忙着把铁板、油毡、雨衣、塑料单子盖这